



SYRIAN CIVIL WAR

叙利亚内战

2011—2016

胡新栋◇著

鸟瞰 | 多方角斗的血战 洞察 | 钢铁与智慧的较量 剥开 | 重重待解之迷



世界知识出版社

SYRIAN CIVIL WAR

叙利亚内战 2011—2016

胡新栋◇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叙利亚内战 : 2011-2016 / 胡新栋著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2018.2

ISBN 978-7-5012-5635-8

I . ①叙… II . ①胡… III . ①国内战争 - 研究 - 叙利亚 - 2011-2016 IV . ① D73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4793 号

-
- | | |
|------|--|
| 书 名 | 叙利亚内战 : 2011-2016 |
| 作 者 | 胡新栋 / 著 |
| 责任编辑 | 王瑞晴 蔡金娣 |
| 责任出版 | 赵 玥 |
| 出版发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 地址邮编 |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
| 电 话 | 010-85112689 (编辑部)
010-65265923 (发行部) 010-85119023 (邮购电话) |
| 网 址 | www.ishizhi.cn |
| 印 刷 |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开本印张 | 710 × 1000 毫米 1/16 13 ⁷ / ₈ 印张 |
| 版次印次 | 2018 年 5 月第一版 201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012-5635-8 |
| 定 价 | 38.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习主席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重要论述指出：“要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新要求，不断创新战略指导和作战思想，高度关注应对新型安全领域挑战……”战略指导和作战思想的提出是后验的，应在研究战史的基础上催生。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理论是成长于战争经验土壤里的果实。战史是最有权威、最能说服人的教师，而新近发生的战争无论是对研究战争理论还是对做好军事斗争准备都更有价值。残酷的叙利亚内战缘何会在 21 世纪的现代文明国家发生？看似胜负本无悬念的战争缘何持续如此之久？交战双方又如何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扬长避短？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军事学界进行深入思考和回答的。和平盛世下，我们无法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叙利亚内战有助于我们从感性和理性上进一步认识现代战争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再者，从个人角度来说，读了利德尔·哈特等战史大家的著作后，我也萌生了撰写战史的念头，以求为军事事业尽绵薄之力。基于上述考虑，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之日起我就开始密切关注战争进程，搜集整理相关资料，遴选重要战役战斗，逐步厘清脉络，行文成章。

叙利亚内战是北非中东“颜色革命”的后续，是叙利亚国内宗派、社会矛盾的大爆发，是国外势力的激烈角逐。叙利亚政府军与以叙利亚自由军、胜利阵线和“伊斯兰国”为首的反对派武装组织进行了殊死较量。至 2016 年 12 月末，双方已交战近六年，仍在多个战场僵持不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土耳其和东盟为代表的“倒叙派”与俄罗斯、伊朗等为代表的“挺叙派”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向战争双方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使这场消耗战得以继续。除了东部盛产石油的代尔祖尔省外，叙利亚大部分大中城市由南向北分布在西部地

区并由 M5 号、M4 号等公路相连。政府军由于兵力有限，不得不收缩防线，重点扼守这些交通线上的大中城市，以稳固立足点和补给线。而反对派武装则一边攻击政府军驻守的要地、要点和交通线，一边依托南部叙约边境和北部叙土边境建立根据地和补给线。双方的大部分战斗都是围绕控制补给线展开。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场分布在四个方向：南部的大马士革和德拉、西部的拉塔基亚和霍姆斯、北部的阿勒颇和伊德利卜、东部的代尔祖尔。我着重对自内战爆发之初至 2016 年底发生在这些战场的重要的战役、战斗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述评，并尝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本书可能存在着某些缺憾：一是叙利亚内战尚未结束，很多重要信息还未披露和发掘出来，现有信息可能存在偏差，导致本书对一些战役、战斗的记述还不详尽，甚至遗漏某些重要事件或与事实有出入；二是少部分参考资料夹杂着原作者强烈的主观意愿，虽然对这类信息进行了认真的甄别和慎重取舍，但也完全难保其客观性；三是这是我第一部描写战争全景的作品，能力经验有限，难免还会有其他不尽人意之处。但这些缺憾不会影响书稿的整体质量，今后待时机成熟将进一步完善。尽管叙利亚内战仍在继续，我还是急切地希望把这场内战图景尽快呈现给读者。对于战争的认识，总会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百分之八十的早总比百分之百的迟好。

拙作杀青时，我二十一年的军旅生涯也宣告结束。衷心感谢部队对我的培养，我永远不会忘却并深爱着你！

胡新栋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于大连

★ 目录 ★

第一章	内战背景与缘起	001
	国情背景	001
	内战缘起	003
第二章	交战双方的武装力量	013
	反对派武装力量	013
	叙利亚政府军力量	024
第三章	交战双方接受的国外援助	027
	反对派武装接受的国外援助	027
	政府军接受的国外援助	030
第四章	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与库尔德人民保卫军	037
	叙利亚内战的瘟疫——“伊斯兰国”	037
	冉冉升起的新星——库尔德人民保卫军 (YPG)	040
第五章	大马士革农村省之战	045
	第一次大马士革农村省战役 (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	045

第二次大马士革农村省战役 (2012 年 8 月至 10 月)	052
第三次大马士革农村省战役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2 月)	056
第四次大马士革农村省战役 (2013 年 3 月至 8 月)	058
第五次大马士革农村省战役 (2013 年 9 月至 11 月)	062
第六次大马士革农村省战役 (2014 年 4 月至 11 月)	065
第七次大马士革农村省战役 (2015 年 9 月)	067
2016 年大马士革农村省战役 (2016 年 4 月至 12 月)	068
第六章 德拉省之战	075
第一次德拉省战役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1 月)	075
第二次德拉省战役 (2014 年 2 月至 10 月)	078
反对派武装在德拉省的全面攻势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	080
谢赫马斯肯作战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	085
第七章 拉塔基亚省之战	089
拉塔基亚高地村庄战役 (2013 年 8 月 4 日至 19 日)	089
2014 年拉塔基亚省春季战役 (2014 年 3 月至 6 月)	091
拉塔基亚省东北部山区战役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2 月)	095
雅穆克之战 (2016 年 6 月至 8 月)	097
第八章 霍姆斯之战	101
霍姆斯市动乱逐步加剧 (2011 年 3 月至 2012 年 1 月)	101
政府军在霍姆斯市初战告捷 (2012 年 2 月至 7 月)	102
政府军困住城西的反对派武装 (2013 年 1 月至 5 月)	103
政府军攻占哈勒代耶区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7 月)	104
政府军攻占霍姆斯老城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5 月)	104

第九章 阿勒颇省之战	107
第一次阿勒颇省战役 (2012 年 7 月至 9 月)	107
第二次阿勒颇省战役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9 月)	114
第三次阿勒颇省战役 (2013 年 11 月至 2015 年 3 月)	122
阿勒颇省南部地区作战 (2015 年 10 月至 12 月)	128
阿勒颇省北部边境地区作战 (2016 年 2 月至 3 月)	131
阿勒颇市南部农村地区作战 (2016 年 4 月至 6 月)	135
阿勒颇市北部城堡公路地区作战 (2016 年 6 月至 7 月)	138
阿勒颇城南薄弱地带争夺战 (2016 年 7 月至 9 月)	141
解放阿勒颇城市 (2016 年 9 月至 12 月)	145
第十章 伊德利卜省之战	157
第一次伊德利卜省战役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5 月)	157
第二次伊德利卜省战役 (2012 年 6 月至 2014 年 5 月)	159
反对派武装攻占伊德利卜市 (2015 年 3 月 24 日至 28 日)	162
反对派武装攻占战略要冲吉斯尔舒古尔市 (2015 年 4 月至 7 月)	164
第十一章 代尔祖尔省之战	171
反对派武装占领代尔祖尔省大部分地区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8 月)	171
反对派武装攻占阿卜卡马勒市军事设施 (2012 年 8 月至 11 月)	172
反对派武装夺取了该省的主要油田 (2012 年 11 月)	172
反对派武装攻占重要军事要点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 月)	173
反对派武装占领代尔祖尔市大部分地区 (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2 月)	174
第十二章 俄罗斯的军事介入	177
酝酿准备	177

展开行动	178
突然撤军	181
第十三章 经验教训	185
阿勒颇市解放后叙利亚的军事形势与展望	191
叙利亚内战大事记	193
主要参考文献	211

第一章

内战背景与缘起

国情背景

一、地缘政治概况

叙利亚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国土面积 185180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193 公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号称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北邻土耳其，叙土边界线长 822 公里；东依伊拉克，叙伊边界线长 605 公里；南接约旦，叙约边界线长 375 公里；西南与巴勒斯坦、以色列相连，叙巴以边界线长 76 公里；西濒地中海并与黎巴嫩接壤，叙黎边界线长 375 公里。21 世纪以来，叙利亚左邻右舍均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所造就的重大热点问题，如阿以和谈、伊拉克问题、反恐问题、库尔德民族问题、伊朗核问题等也都与之息息相关。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叙利亚在政治上成为西方势力、阿拉伯社会和俄罗斯、伊朗等国利益交汇之所在，并因此屡发战祸。

二、重要城市和交通线

受地形影响，叙利亚绝大多数大中型城市分布在西部地区，相对重要的由南向北依次为叙约边境城德拉、首都大马士革、山城霍姆斯、海滨城市拉塔基

亚、叙土边境城市伊德利卜、第一大城市阿勒颇。东部较重要的城市为幼发拉底河畔的拉卡和石油城代尔祖尔。叙利亚交通比较发达，大中城市均有多条公路相连，M5号公路南北贯穿西部主要城市，M4和4号公路由西向东直达伊拉克，塔尔图斯港和拉塔基亚港均可供大型舰船停泊和卸载，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和阿勒颇国际机场可同时起降多架大型飞机。

三、种族、宗教结构

叙利亚种族、宗教结构错综复杂，为种族、教派纷争埋下了隐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出于殖民地利益之争人为地将大批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群体划到了叙利亚。正像伊拉克建国时人口由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库尔德人、基督徒等构成一样，欧洲列强遗留给叙利亚的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基督徒、阿拉维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等组成的多样化人口。由于叙利亚在1960年取消了人口普查，准确的人口构成数据难以获取，以下概略数据统计时间为2013年。从种族上看，阿拉伯人数量最大，约占叙利亚2250万人口的90%。库尔德人位居第二，约占9%。剩下的1%则是小种族人。从宗教上看，逊尼派穆斯林大概占到了总人口的75%，它涵盖了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其他信教少数民族。逊尼派中还分为世俗派和与世俗派对立的保守派。第二大宗教群体是什叶派穆斯林，约占总人口的14%，在什叶派中阿拉维派约占75%（约占全国人口12%）。基督教徒约占总人口的10%。此外还有少量的伊斯梅利派和德鲁兹派。

叙利亚的各种族和教派人员相对集中地居住在不同的地理区域。逊尼派阿拉伯人集中居住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德拉、霍姆斯、哈马等大中城市。阿拉维派最初集中居住在西地中海沿岸的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及邻近的阿拉维山脉中心区域。这是1922年到1936年法国给阿拉维派自治划定的。后来，随着阿拉维派地位的逐渐上升，不少人移居到了首都大马士革。定居在叙利亚的200万库尔德人大多数居住在北部的叙土边境地区。这些库尔德人更愿称自己为叙利亚库尔德人，但只有少部分人融入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而基督徒则分散

居住在全国各个地区。

内战争起

2011年，叙利亚反对派与阿萨德政府的冲突全面爆发。其原因除北非中东“颜色革命”的冲击外，更主要的是其内部矛盾的长期积累和集中发酵，而外部势力的干预则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一、阿拉维派和逊尼派的新仇旧怨

叙利亚阿拉维派和逊尼派之间的仇恨由来已久。历史上，逊尼派为贵族阶层，长期执政，压迫阿拉维派长达千余年。阿拉维派源于公元9-10世纪的叙利亚，属什叶派分支，被称为努赛里斯（Nusayris），以便与其他穆斯林区分。阿拉维派意为“阿里的追随者”，他们坚信什叶派创始人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权力的继承人，遵循什叶派“塔基亚”（taqiyya）传统，即为了免受迫害，“隐遁自己的信仰”。阿拉维派除纪念开斋节、宰牲节及与什叶派共同庆祝的节日外，还将基督教圣诞节、复活节等作为自己的节日，在祈祷时进圣餐、饮圣酒，因此被逊尼派视为“异教徒”。其被限制居住在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寸草不生的山区，几乎都是最贫穷的农夫。一战后，法国殖民当局建立叙利亚国防军，征募大量贫穷、年轻的阿拉维人从军，以制衡和削弱实力强大的逊尼派。叙利亚独立后，法属叙军解散，但阿拉维人从军传统早已奠定，并以“骁勇善战”著称。当新叙利亚重建军队时，阿拉维人踊跃从戎，在军官团中的人数特别多，并从60年代起在叙利亚政治中独占鳌头。1963年，阿拉伯“复兴党”发动军事政变的许多成员就来自阿拉维派，逊尼派党员则开始遭到清洗。1966年2月，阿拉维派将军贾迪德发动政变推翻逊尼派的哈弗兹总统。从此，作为少数派的阿拉维派控制着逊尼派占绝大多数的叙利亚，人口数量与权力倒挂。逊尼派在政坛被边缘化并时常受到挤压，两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上台执政时，叙利亚政府高层人员已几乎清一色是阿拉维派。经过约30年的发展，阿

拉维派已成为叙利亚权贵阶层。1976年叙利亚大举介入黎巴嫩内战，支援几乎被逊尼派武装击败的黎巴嫩基督徒。这一行动被虔诚的穆斯林逊尼派视为“异教徒”的罪证，严重损害了时任总统阿萨德的威望，遭到国内逊尼派的强烈反对。阿拉维派执政的阿萨德政府被认为本质上就是“异教政权”。由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反政府运动不断扩展，进行了大量暗杀行动，1979年在一所炮兵学校内杀害了32名内阁成员。随后，在以逊尼派为主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煽动下，叙利亚爆发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内战。1982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哈马市进行了全面叛乱，与政府间的冲突达到了顶峰。阿萨德用最具决定性的行动来回应：动用了6000-8000人的部队对该市进行大规模轰炸、逐户搜查和逮捕。在超过27天的攻击中，导致1万到3.8万人被杀，穆斯林兄弟会被赶入地下。叛乱虽然最终被平息下来，但两派的仇恨却大大加深。在这个事件后，叙利亚在阿萨德政府的严格管控下安静了近30年，然而仇恨却如滚烫的岩浆一直在火山之下积压涌动。

二、叙利亚的“阿拉伯之春”

2000年，哈菲兹·阿萨德因病去世，其子巴沙尔·阿萨德接班。当时，巴沙尔的弟弟马赫尔·阿萨德统率着该国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2.5万人）和第四装甲师（2.5万人），巴沙尔的姐夫阿瑟夫·沙乌卡特则被任命为军队的副总参谋长。老阿萨德留下的叙利亚并不是一个处于革命前夜的叙利亚。尽管当时叙利亚经济形势不好，但政权稳固，社会也比较稳定。时年34岁的巴沙尔当选总统后，最初也试图进行一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使这个高压政策下的国家变得相对民主和自由。然而，最终他还是运用他父亲所用的手段来治理国家。和他父亲不同的是他粗心地允许甚至刺激逊尼派人脱离现政权。当政治、经济改革未能兑现时，叙利亚民众迅速产生了挫折感。2005年，叙利亚反对派精英联盟联合发布了大马士革宣言，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尽管这个联盟的领导者被迅速逮捕，但该联盟仍坚持活动，并成为这个国家反对派中最重要的力量，为以后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石油资源的枯竭，叙利亚经济每况愈下，失业率约达20%，其中一半的失业人口年龄小于25岁。此时，巴沙尔和他的亲信完全忘了那些曾帮助他继承政权和维持复兴党的人，复兴党在他的管理下已经失去了活力。2011年，当“阿拉伯之春”席卷北非中东地区时，巴沙尔对其不以为然，简单地将这些国家政府的倒台归咎于美国的政策所致。在2011年1月31日接受华尔街杂志采访时，他还坚称叙利亚对“阿拉伯之春”是免疫的，强调政治改革要等到下一代来实施。这令这个国家的人民十分失望。

2011年2月，受埃及和突尼斯和平抗议活动推翻现政权的鼓励，叙利亚人在与大马士革相邻的城市巴布图马举行了一个烛火守夜活动，明确表示不服从禁止公民和平抗议活动的紧急状态法。游行活动很快在叙利亚全境爆发，包括阿拉维人的心脏地带拉塔基亚、库尔德人的阿卡米什里和居住大量逊尼派的哈马市。最初，抗议的规模很小，只是呼吁改革而不是推翻现政权。然而叙利亚当局在南部城市德拉连挥重拳回应这些抗议者，硬是把和平抗议活动激化成大规模反对当局的叛乱活动。

2011年3月，受电视里“阿拉伯之春”抗议者的影响，叙利亚南部城市德拉的一些9至15岁的孩子因在该市的城墙上画了一些反政府的涂鸦，而迅速被安全部队逮捕。获释后，这些孩子脸上有被虐待过的痕迹。出于对孩子们遭遇的愤怒，德拉市民众上街进行和平游行，称之为“耻辱的星期五”。安全部队在驱散游行人群时导致四人死亡，引发了新的抗议。新的抗议又受到政府的强力镇压。叙当局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误判了形势，导致了抗议活动的扩大。反对派从要求改革迅速转到了实施“阿拉伯之春”的口号：“人民要推翻政府。”在这期间，开始出现了一个“滚雪球”模式：当地的民众聚集到一起，然后涌入城市高呼反政府口号，安全部队向示威人群开火，导致数人死亡，尔后又更多的人出来抗议。如此反复，形成了恶性循环：越抗议越镇压，越镇压越抗议，整个国家成了一个随时可能发生大爆炸的火药桶。巴沙尔用武力来镇压和平抗议人群就等于使大多数的阿拉维派人与人口占大多数的逊尼派人为敌。事实上，当时他所面临的威胁程度远不及他父亲在1970年和1980年时所面临的

那么严重，完全可以使用非致命手段来平息抗议，防止其像野火一样蔓延。叛乱在最初阶段本质上是**没有宗派主义的**，而主要是**聚焦于政府的腐败、镇压行动、经济的失控**。早期抗议者也是**拒绝宗派主义的**，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不要逊尼派、不要阿拉维派、不要库尔德派、不要阿拉伯，我们只要自由。”但是，当局和其支持者将叛乱者视为**外国逊尼派宗派狂热分子**，使用了并持续坚持使用致命手段，刺激了宗派主义势力不断壮大。

2011年9月之后，冲突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两派之间互相攻击和杀戮。叙利亚政府军开始严重依赖无差别的炮击和轰炸，造成了巨大的平民伤亡。武装了的反对派队伍也开始发展壮大，通过接受国外的捐赠、走私和夺取政府军基地等方式获得了更多的武器。双方之间的小规模暴力冲突迅速演变为全面内战，并一发不可收拾。

三、外部势力在叙利亚的角逐

国土面积不大的叙利亚恰好处于中东地缘战略的十字路口，只要控制了叙利亚，就可以影响整个中东。同时，叙利亚还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财政收入也主要来源于石油出口。近年来中东局势的动荡，从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到叙利亚，都一直离不开石油这个因素。叙利亚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石油资源及有关各方的利益驱动导致一些国家在叙利亚进行激烈博弈。美国、欧盟、土耳其及一些亲西方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结成了倒叙阵营，致力于颠覆巴沙尔政权和扶持反对派上台。而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则形成了挺叙阵营，发声、出人、出力为巴沙尔加油打气。这两个阵营对各自代理人的支持，对竞争对手代理人的打压，进一步激化了巴沙尔政府和反对派的矛盾，间接地增加了双方暴力解决争端的底气，可以说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一）倒叙阵营的行动

美国认为，叙利亚长期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破坏了美国积极推动的中东和平进程。“9·11事件”后，美国一直将叙利亚列入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强加了多个“罪名”。一方面，美国积极开展

外交攻势，联合欧盟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加强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压力，试图动摇巴沙尔政权的根基；另一方面，美国伙同盟友悄悄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各种支持。为此，美国通过武力威胁、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等多种手段“敲打”叙利亚。2008年10月，四架美国直升机从伊拉克进入叙境内，对一家农场发动突袭。奥巴马上台后，美对叙政策有所调整，但美国国务院的最新年度恐怖主义报告仍将叙列入“支恐国家”黑名单。2010年5月，奥巴马决定将对叙利亚的制裁延长一年，理由是“叙利亚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其中包括继续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和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导弹计划的追求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对外政策以及经济构成‘非同寻常的和重大的’威胁”。当叙利亚国内发生动荡后，与对埃及、突尼斯等“温和”国家的立场迥然不同，美欧对待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格外强硬，先是口头谴责，随后便很快诉诸制裁等行动。2005至2010年期间，美国资助叙利亚反对派组织约合7800万元人民币。2011年4月29日，奥巴马下令冻结叙利亚部分官员的海外资产及美叙间的部分金融交易，并对叙政府某些经济活动实施额外制裁。制裁对象主要包括镇压反政府示威的“带头人”，如巴沙尔的弟弟、叙共和国卫队司令兼叙陆军第四装甲师师长马希尔和叙情报总局局长马姆鲁克等人。此后，美国一再扩大对叙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叙总统巴沙尔、副总统沙雷、总理萨法尔以及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内的七名叙政府高官。7月7日，美驻叙大使罗伯特·福特擅自前往大马市与反对派接触，并走访医院慰问受伤的抗议者，被叙斥为“对叙利亚内部事务赤裸裸的干涉”。8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要求欧洲国家、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配合”，不购买叙油气或不向叙出售武器；奥巴马公开要求巴沙尔下台，并签署对叙实施石油制裁的总统令。随着利比亚战事接近尾声，美欧也开始向巴沙尔政权发出武力威胁信号。2011年10月23日，美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称：“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即将结束，现在是可能进行军事行动保护叙利亚平民生命的时候了。”11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甚至呼吁叙武装人员“不要向叙利亚政府自首和上缴武器”。11月底，美国“乔治·布什”号核动力航母抵达地中海，意在威慑叙当局。总的来看，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

依然扮演“后台老板”角色，全方位推动叙政权更迭，同时又小心地避免卷入大规模武装冲突，力图以制裁、支持反对派等手段，达到“兵不血刃”颠覆巴沙尔政权的目的，同时还可以趁机剪掉伊朗的“羽翼”，使俄罗斯在中东失去唯一的战略依托。

欧洲要保证中东地区的油气稳定地供应欧洲，还要推进中东油气资源与欧元绑定。欧盟对叙利亚问题的立场及措施逐步升级。2011年5月9日，欧盟决定冻结包括马希尔在内的13名叙政府高官个人资产并拒绝其入境，还对可能被用于“镇压示威”的物资实行禁运。5月23日，欧盟首次将巴沙尔列入制裁名单。9月3日，欧盟正式对叙实行石油禁运，涉及了原油、石油产品及与石油出口相关的融资和保险业务。10月初，法、英等又就叙利亚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决议草案。10月下旬，法国外长朱佩称“一旦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法国及其盟友将立即采取军事行动”。11月，法国提议在叙设置阻止镇压示威者的“人道主义走廊”。同期，欧盟决定对叙实施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包括禁止向叙出口任何与石油、天然气相关的设备及技术，禁止欧盟各大公司的对叙投资等，旨在“切断叙利亚政府的资金流”。

叙利亚的北邻土耳其一直希望通过在叙利亚领土上建立一个所谓的“自治区”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库尔德人问题。在舆论上，土一再向叙发出“警告”。2011年8月初，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访叙时，向巴沙尔传达了来自土总统和总理的书面及口头上的“严厉的信息”，称土方正对“叙利亚当局暴力镇压抗议者的行动失去耐心”。土政府为逃亡的大量叙利亚难民提供避难所，并为叙反对派及其武装力量提供支持和庇护。叙境外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由叛逃的叙军人组成的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首脑均栖身于土境内。土外长曾以官方身份亲自会见了“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主席布尔汉·加利温。土政府还决定停止与叙能源合作，威胁中断对叙的电力供应，甚至警告有可能在土叙边界设置“禁飞区”。

阿盟充当“急先锋”，对叙利亚政府步步紧逼。在埃及“变天”后，阿盟转由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主导。这些国家基本上是伊朗的“宿